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换之法別見翦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彭城之敗漢王道遇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間楚使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畧敘數語而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為羽立紀在高紀前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

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復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

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

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綰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綰傳漢書入高紀故綰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

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爲不足憂鼂錯在旁善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尚在盎又謂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删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爲畫策其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而安傳删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嫚罵趙王王之臣趙午貫高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列其弔屈賦鵩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鼂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

路温舒傳載尙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元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

燕私之累皆有關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人賦(史記亦載)揚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

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閒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衞青傳附衞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
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

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尚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葬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

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既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擧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即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

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即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答

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尙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卽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

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名之立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宏爲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恩澤表五行志並云皆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書則強等孝惠後宮子也由後所

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恒山王則不疑也宏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恒山王宏爲帝更不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卽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爲帝又名宏始覺了了此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

署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衛青七出塞擊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爲築五原塞千餘里列亭障至盧朐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自燉煌西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九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諭

諭西南諸夷經道中郎郭昌衛平等平南夷為牂柯郡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白馬為武都郡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為益州郡此開境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為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并有秦所本無而新闢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眞日南等郡西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闢也

統計武帝所闢彊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爲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奉爲世宗永爲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槪抹煞并謂其不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爲非討者蓋其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爲天下大害故宣帝時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爲戒故班固之贊如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顧成廟註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顧望而成者賈誼策有云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

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爲七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

且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爲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卽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

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尚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爲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日法制之疏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傳)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爲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郎

以爲郎中毀傳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巓夷來歸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爲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爲之竇太后詔不許是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諸傳蓋法制先疏濶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卽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乃以明年爲後元年景帝卽位之七年改明年爲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爲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爲年號朝野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爲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卽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畤以後則但云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

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即應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即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廸從逆爲吉凶至詩禮

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畧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紛爭詐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五行志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爲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霍光傳）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閒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賀傳）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本傳）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本傳）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陰雲邪氣在

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日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

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鸜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爲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則洪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明何人所作今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末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後見眭孟諸傳等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於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至尚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災異其弟子作尚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

間以尚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洪範五行傳葢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于天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武詔曰吾德薄致災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動變儻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

所謂又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
帝詔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
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災而懼如此
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詔哀
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詔雖庸主亦
以災異爲變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
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
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
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并以春秋日

食三十六爲弑君三十六之應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凌陽之象也丁鴻亦以爲臣淩君之象蓋皆聖賢緒論期於修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蔽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鑒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

心求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

所濟將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歎疢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如張湯爲廷尉每决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湯傳）倪寬爲廷尉掾以

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兒寬傳）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傳）今見于各傳者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至卽令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者（不疑傳）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望之傳）朱博趙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

國權評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父於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爲亂階宜治其罪哀帝乃削爵封戶坐元罪（朱博傳）哀帝寵董賢以武庫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隆傳）賢指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下獄定讖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指之遂棄市興減死一等（捐之傳）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義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後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證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義盡爲虛設耳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于各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鼂錯則已爲太子家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歸家羣臣舉爲賢良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

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孝又分大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舉廉爲弘農尉張敞察廉爲泉倉長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長黃霸察廉爲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

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

后紀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二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劉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稱三公鼂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以官稱之又汲黯謂公孫宏身爲三公而猶布被是時宏爲御史大夫是御

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爲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如衛青爲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煩多丞相一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爲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稱爲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隲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隲始也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

又以太傅錄尚書事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殤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种暠疏請敕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爲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爲大司馬而冠以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爲太尉則將軍之號可不必設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爲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既盛公卿希旨奏憲位

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爲大將軍皆因之故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爲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爲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爲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爲相國（相國又在丞相上蕭何由丞相進位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爲丞相于是大權盡歸於操矣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務漢初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爲三公調和陰

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爲已職因而遇有災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爲太尉與張禹叅錄尚書事後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傳)然薛宣爲丞相成帝冊曰災異數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爲丞相無以帥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淳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以上尊養牛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殺則并有不止策免者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

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蝕三公免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所不統觀安帝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西京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覆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舉不法者如鮑宣爲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爲丞相有琅邪太守楊彤其郡有災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府任輕機事轉委尚書陳忠傳其刺

史劾二千石亦不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謂帝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浮傳）自和安以後女后臨朝外戚輔政三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賓太后兄憲以其柔和易制讓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施爲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尚書者且聽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沿爲故事此實非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爲非國體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三公權歸臺閣（謂尚書也）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如韓歆歐陽歙戴涉等先後爲司徒皆坐事死）以後則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及至災異屢見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

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是直謂帝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永傳）劉向奏成帝亦曰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

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至日後篡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謁見帝方洗足即召入酈生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知入見即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遂欣然留使盡言平傳帝在洛陽婁敬脫輓輅謂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虞將軍欲爲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上上即召見賜食敬傳此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爲

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渦絕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即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上書俱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偃傳終軍上書言事帝奇其文即拜爲謁者軍傳甚而東方朔上書自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爲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門遂以進用朔傳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與文治建武功爲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

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爲太子訟寃帝大感悟召見即拜
爲大鴻臚不數月遂爲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
時禁網疎闊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計流品也張騫傳
自騫開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
爲其絕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人衆遣之
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按致重
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予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
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爲

國宜力圖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斬或奮身死事如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則封其子爲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毋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尚可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効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廣失亡多騫後期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廣又全軍覆沒身爲匈奴所得佯死奪其馬奔歸當斬亦贖爲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灞陵醉尉所辱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即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蹇者則又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破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眞所謂縱擒在手操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懦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州侯劉齒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卻就便處即立誅之又或冒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雖克朝鮮終坐棄市以上皆見各本傳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武帝三大將皆出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謳者得幸于帝立爲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即尚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爲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得幸于帝爲李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毋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此

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媪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問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是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長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留敞不遣又郭吉諷單于單于亦留吉辱之於北海上路充國爲單于所留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

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前副光祿任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歸是武之外尚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將軍與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歸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乘其國內亂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也郎與武同時出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等所在故武得歸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

遷者九人見於武傳者常惠徐聖趙終根然至今但稱武而已惠後以軍功封長羅侯尚在人耳目聞聖終根雖附書於傳已莫有知之者其餘尚有六人并氏名亦不載則同一使也而傳不傳亦有命又況是時二十餘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後凡十餘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見於史籍則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

廿二史劄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使立功絕域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强鼂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一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讋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畧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即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遮殺漢使遣介子齎金幣揚言賞賜外國樓蘭王

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醉引入帳後二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則滅國矣遂持其首歸關都尉文忠送罽賓使還其國國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雌栗靡有翎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使段會宗往會宗以三十騎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邱至手刃之官屬驚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單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嫁烏孫烏孫爲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

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羊七十餘萬杅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賊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奪康居地漢使三輩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郅支必爲西域患乃發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郅支被創死斬其頭并斬閼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大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强必爲西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首長安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側者也可見漢之威力行于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萬里折衝無不如志其後楚王侍者馮嫽隨公主嫁烏孫常持漢節爲公主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都護鄭吉遂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來降則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卽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情矣東漢班超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初甚敬超後忽疏懈超謂其吏士此必有虜使來乃召侍胡詰之果然遂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殺虜使召廣以首示之廣遂納子爲質後超又出使西域先至于寘其王廣德禮甚疏信巫言求超善馬超令巫來受馬卽

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而降龜茲王建爲匈
奴所立攻破疏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不附若不
即降可即執之慮遂刼縛兜題超即赴之因立其故王
兄子爲疏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疏勒于寘皆抱超馬號
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疏勒擊斬其
反者又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疏勒
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
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
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
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

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又使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人其他獄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旣到獄吏責如章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

獄之濫也民之生于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飲食者數年稍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勿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益多（咸宣傳）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在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牧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

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表紀同一捕盜也一則法愈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疎而盜易散此亦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妬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

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孝惠同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廼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已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變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妬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妬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卽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

欲酖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乃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卽其以辟陽侯爲左丞相令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僕可使令于閫閾間非必尚與之昵史記劉澤傳太后尚有所幸張子卿漢書作張卿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

非私褻之變以亂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恥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后及胡后約畧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姬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宮生男景帝卽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

即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行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謳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太后初爲元帝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入繼成帝故爲帝）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

也漢時法制疏闊如此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太子以母衞氏遂稱衞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故稱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養之因號曰董侯即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辯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嬰曾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旣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

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為主人翁(東方朔傳)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援列侯尚主例為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霍光傳)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為怪親王大臣且為上書乞封其時宮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并與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即召易王美人淖姬等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妾八子（妾號）及諸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終古臨視之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俱見漢史各本傳）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由于分封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即封代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哀公之

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知懼因以明漢諸王季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辭實亦當時致弊之由也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賜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　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翟方進被

譴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仍秘之遣丞相印綬乘輿秘器更親臨弔以上見各本傳如淳註曰漢儀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禍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槃水加劍之言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仍若以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就獄對簿者轉以爲違制拒命如王嘉爲丞相有詔詣廷尉掾吏泣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對簿已爲故事宜自引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當伏尸都市何爲咀藥死帝

鬧其詣廷尉遂大怒嘉歐血死嘉傳

兩漢多鳳凰

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二年三月鳳凰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畱十餘刻甘露三

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此宣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又詔鳳凰所見亭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匹近者三匹此章帝時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鳳黃龍等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似亦爲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川頻

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鶡雀自京兆尹張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鶡雀之類耶又東漢桓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靈帝時河南言鳳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亂以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間不問其出入婁敬說高祖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即各賜五百斤叔孫

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誅諸呂功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甘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末

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尚方處處各有數匱以上見本紀及各本傳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

張恢先所漢書則云錯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鼂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爲鄧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爲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爲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爲大司馬大將軍

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

帝崩哀帝即位莽避帝外家退就國哀帝以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莽爲大司馬立平帝莽輔政遂以篡漢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旣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如兩漢者崔駰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家二十餘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

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帝王后弟子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四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保全也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爲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爲王莽所廢自殺此當在書所言二十餘家之內耳東漢后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即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帝馬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爲戒故馬廖兄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

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隲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隲等俱被譴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閻后兄顯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兄冀以弑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從父萬世從兄會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爲宦官所害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爲何進所收自殺靈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官亦爲宦官所害后又爲董卓所弑獻帝伏后爲曹操所弑曹后隨帝廢爲山陽公夫人計東京后族亦祇陰郭馬三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

帝皆無外戚之禍由於不假以權也成帝柔仁專任王氏而國祚遂移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家俱斃此國運使然也至伏后之死不關母家輔政然猶爲曹操所忌外戚之危如此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民尚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纖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旣葬則大功小功及纖以次而殺也劉攽謂漢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旣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纖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尙有未葬以前之服卽旣葬後大功小功纖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翟方進爲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選舉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爲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清也（楊傳）於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不聽行喪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統計兩漢臣僚罕有爲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喪之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良傳）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釁未之聞也（次傳）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爲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駮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可見朝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

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職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憙傳）太僕鄧彪遭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彪傳）桓郁遭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郁傳）竇諸爲金城太守崔寔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諸傳 寔傳）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行喪者肯須自乞亦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得請也惟其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殉名義者寧過無不及如江革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遣

丞掾爲除服晉書東海王琛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晉書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紹傳甚至行如傅毅荀爽桓鸞爲舉主服喪三年李恂桓典王允爲郡將服喪三年崔寔以期喪去官侯苞馮胄以師喪持服可見兩漢喪服本無定制故轉以此立名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其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蕃傳又可知獨名者之未必出于眞也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有定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

辟功曹掾吏不由尚書選授爲所辟召者即同家臣故
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晉書
向雄傳雄爲主簿時太守劉毅所笞又吳奮爲太守
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
門下不交一言武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
是時長官屬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旣有君臣
之禮遂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裒郎中令裒
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
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庭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旣
葬除服心喪三年潭傳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與元傳
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否王儉議宮僚本

屬臣隸存既盡敬亡自應服褚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徒掾屬宜居官持服（儉傳）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覲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准諸境內爲齊衰三月（邃傳）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并有定制非如漢時之自以意爲之也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托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

卽負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兵匡復皆旋卽敗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其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筦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

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爲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萬又擣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漢書匈奴傳北邊自宣帝

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亡死相繼又十二部兵屯久不出吏行使暴于是野多暴骨其討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蠭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關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爲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痡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眞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

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常傳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興傳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衍傳馮異說光武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異傳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

故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羣盜中爲安集掾軍雖衆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公本漢裔遂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陽將大封功臣朱鮪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諸將初起事即守漢祖法也更始傳赤眉樊崇起兵已屢勝聞更始立即往洛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城陽景王云當爲縣官何故作賊遂奉劉盆子爲帝劉盆子傳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篡奪而孺子嬰尚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也乃求得嬰立之翟義傳卜者王郎僞稱成帝子子輿有趙王子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輿爲帝以觀衆心百姓果信之遂立郎於邯鄲於是趙

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王郎傳盧芳因人心思漢乃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小子回卿流出在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誑惑人諸豪傑以其爲劉氏子孫遂立爲上將軍使人與匈奴通和匈奴即立芳爲帝而是時五原人李興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兵者聞芳係漢後即迎入塞奉之芳傳劉永亦漢後更始封爲梁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爲王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爲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其爵命爲之盡力永及張步等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先亦借輔漢起事時宗成王岑皆以應漢爲將軍述在成都迎

之而成等暴掠遂乃謂少年曰天下同苦新室思漢故聞漢將到卽迎之今反肆虐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遂擊破成等自立爲蜀王尋稱帝述傳隗囂後雖割據天水諸郡然初起時亦思奉漢因王莽尚在長安隔更始不得通卽立高帝廟稱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長安囂卽入謁見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囂傳歷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卽以輔漢爲名可見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

故易爲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已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顧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當爲變怪懼之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門爲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爲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

妻侍兒原碧者舊爲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爲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子光少孤莽舊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後光私屬洗金吾竇況爲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宇獲乎遂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爲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衮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以

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爲侯伯次爲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